

## 书海观潮

## 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



## 读家之言

## 历史不会辜负读书的心灵

□董峰

喧嚣多变的时代,如何坚持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保持从容坚定的前行步伐?阅读不可或缺。为了让身边的人拿起书来,让读书的人携起手来,社会掀起了全民阅读的热潮。

随着大众阅读不断趋向碎片化、功利化和浅层化,我们更要在思想认识上力求“见人之未见”,在行动上“发人之未发”,多些耐心,多些理性,扎扎实实为全民阅读做一些有益探索。

近年,不少读书会趋向盲目化、娱乐化、商业化,但我们坚持活在当下而不为当下左右,缘聚天下而不强求一致,始终保持专注,拒绝作秀,不为名利所惑,不为纷扰所惊,专做“匠心”之事。事实证明,当读书唯恐人不知道的时候,要从从容地读;读书唯恐无人知道的时候,依然要从从容地读。读书会的发展一样如此,即使“蜂蝶纷纷过墙去”,也不要“却疑春色在邻家”。只要坚持内容为王、质量为本,发扬“工匠精神”,做专、做精、做实、做细,就能有始有终、蹄疾步稳,善始善终,收获我们自己的春色满园。

阅读绝不是纸上的空谈,知行合一永远是读书人最优秀的品格。必须带动更多的人走出书斋,关注现实,传递“知识就是力量”的火种。既读经典,也读今典,做引领者而不是跟风者,推动书友提升专业能力;提倡深度阅读,不断丰富精读沙龙的形式和内涵,以实际行动消除快餐化、碎片化阅读消极影响;注重培育批判思维和包容精神,推动更多书友以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品格经世致用。

在继承创新中弘扬阅读文化,响亮回应时代命题,应成为每一个读书人的当然之举。因为我们始终坚信,历史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热爱读书的心灵。(据新华网)

## 本土文学

## 我市诗人段新强获“宝石文学新人奖”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袁方)日前,第三届“宝石文学新人奖”获奖名单揭晓,洛阳学院签约作家、青年诗人段新强上榜,成为本届评选活动河南省唯一获奖者。

“中华宝石文学奖”是中国作协和国家资源部共同主办的国土资源题材文学作品的最高荣誉奖项,每5年一届,迄今已举办5届。为发现和奖励新人,2004年又增设了“宝石文学新人奖”。今年,全国共有15位作家荣获“宝石文学新人奖”。

段新强,曾用名泥兽儿,栾川县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某处》《活在青山绿水间》,描写栾川的组诗《灵魂里的山高水长》获2016年度文苑春秋文学奖诗歌奖。

## 连载

14

## 渤海国家家植牡丹(2)



震国的建立,首先替唐削减了盘踞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势力,同时稳定了松花江、牡丹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局势,对唐王朝十分有利。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中宗派御使张行发前往东北招抚大祚荣。张行发一行给大祚荣带去了鞞鞞人求之不得的中原布帛、诗书、工艺品等。大祚荣希望归顺大唐,但经受过高句丽残酷统治的他又对唐有着深深的恐惧和疑虑,他既期望归顺大唐受到保护,以摆脱东北各民族长期争斗过上安定的生活,又怕再陷入如高句丽那样的压迫之中。经过反复思考,大祚荣一面答应臣服大唐,另一面又走了一步险棋,即派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发入长安学习,以试探唐之诚意。

然而半年后,大门艺从长安传回书信,说他在长安生活很自由,每天和各藩属国王子一起在国子监上课“四书五经”,学习也很愉快。大祚荣接到这样的信息高兴异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还在朝堂当众宣读了大门艺的这封信,众人也都解除了疑虑决心归顺大唐,大祚荣随即又派五十余名官员子弟赴唐留学。

睿宗李旦继位后,又派御使摄鸿胪卿崔忻为持节宣劳鞞鞞使,前往东莱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并封其长子大武艺为桂娄郡王……大祚荣被大唐的诚意所感动,欣然接受了唐的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和忽汗州都督的册封,立即改震国为渤海国。

渤海国传到十一代王大彝震的时候实现了中兴之鼎盛,与唐朝的关系也达到了空前的友好和亲密。渤海国传十五代君王,先后遣唐使臣有一百三十二次之多,前来留学学者无法计数。正是与大唐这样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交往,才使渤海国有机会观赏到中原婀娜多姿的牡丹,逐渐喜欢和痴迷于它。许多使者和留学学者回国时把牡丹的种子带回本国,在宫城和家宅中栽种,牡丹迅速在渤海国生根和传播。渤海国经二百多年发展,家家生活富裕,许多人家都在宅中种植牡丹,多者有数百本。有资料表明:“在一千多年前的渤海国时期,牡丹江这块土地上就成功地从中原引种了牡丹。”2007年,牡丹江市把牡丹命名为市花时,牡丹江的友好城市洛阳又赠送了一批牡丹栽种在公园里。

## “70后”作家是写作主体

早在2015年,“70后”青年作家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的出版,就已经引发了广大读者和业内专家对“新乡土写作”的关注。《中华读书报》在对叶炜的访谈中,提出了“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的倡议;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但无论乡土中国还是城乡中国,都有一个“乡”在里面。“乡”是中国的底色所在,即便是在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地方,仍旧有着乡土的痕迹。现在的中国,依旧是处于乡土时代;现在的农村,依然是最需要作家去关注的地方。这些,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乡土底色不会改变。无论从文学审美维度来看还是从读者需要来说,新乡土文学依然是文学的主流。

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作家当中,相对于城市书写来说,持续进行乡土文学写作的并不是很多,这一方面与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渐渐与乡村远离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缺少能够触发

## “新乡土写作”前景广阔

纵观当下文坛,城市书写愈演愈烈。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代作家阵容里面,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而言,仍旧以书写乡土的作家为主。我们不认为乡土小说会消失,相反认为乡土文学在一段时期内,会得到强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众,但一定会更加刻骨铭心,也会出一些好作品。当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在当今中国各阶层里面,三代以内不和乡村发生联系的不多。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

当代作家队伍里,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对于年

轻的作家来讲,新乡土写作是一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文学富矿。

当然,在一个杰出作家那里,写什么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怎么写变得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青年作家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杰出作家确实不多。对于有志于书写当下新乡村的青年作家而言,当务之急是要踏踏实实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体验,娴熟使用不同于传统乡土写作的现代文学手法,对这些记忆资源进行较为成功的转化。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 “新乡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举行,与会专家就“新乡土写作”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正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今天的乡村是一个城乡同构的乡村,和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写作方式来处理,很难触及现实中那些实质性的东西,很难适应新的变化,也很难让我们的乡土写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专家们普遍认为,“新乡土写作”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前途的。

2015年开始,江苏师范大学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征集了“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并在中心主办的刊物《雨花·中国作家研究》上以“长篇小说大展”方式连续六期予以刊发,引起了较大反响。当下,随着“新乡土写作”不断引起关注并成为文学年度主题,这一写作也渐成热潮。那么,“新乡土写作”到底新在哪里?与传统的乡土写作到底有何不同?

从我们所征集以及刊发的作品来看,首先,“新乡土写作”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新乡土写作”侧重关注的是当下的中国现实,具体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农村。在这一时段,中国乡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有抱负、有志向的作家应该对此予以重新发现与观照。

其次,“新乡土写作”的创作群体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从事传统乡土写作且依旧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多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而有志于新乡土创作的作家则以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居多,他们在生活阅历和精神思想两个方面都未中断和中国当代乡村的联系,其写作也越来越呈现出有别于传统乡土作家的特点。

最后,在写作手法方面,“新乡土写作”也与传统乡土写作有显著区别。从事“新乡土写作”的作家普遍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其写作的宽度广度以及理论自觉性也普遍较高。比如,他们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这一写作手法,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

主义的超越与游离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对乡土文学的继承,更是超越。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新乡土时代必将需要新的乡土文学。乡土中国的古老基因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不管你身在乡村还是都市,你都脱不掉乡土的底色。我们的生命根植于脚下的土地,对乡土的歌唱就是对我们生命之根的赞扬,“新乡土写作”是灵魂深处的生命律动。一个作家要写作什么题材,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承受。

无独有偶,在农村问题研究领域,有专家也提出了新乡土主义,新乡土主义是需要重新确立乡村主体的基础上,重建城乡关系。这种学术观点,恰好与新乡土写作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相互呼应。

“新乡土写作”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质,就必须具备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的广阔视野,这就需要新乡土写作努力打破城乡界限,在坚持乡土主体性特征的前提下,适应城乡一体化时代趋势,融合乡土和城市,找到乡土和城市联通的精神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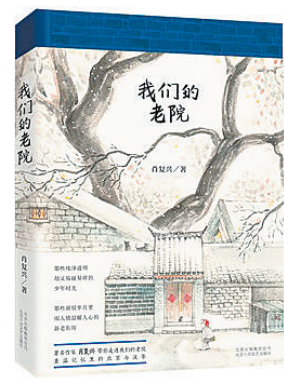
“新乡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文学概念,落脚点在新乡村,着眼点却在整个乡土中国,因此,它的叙事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这个特定场域,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城市的打工者,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城乡变迁等等。

## 书林撷英

## 少年心曲老相逢

——走进《我们的老院》

□陈玉成



书名:《我们的老院》  
作者:肖复兴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当步入暮年的肖复兴站在老院的门外,落日的余晖照在老人的脸颊,院中老槐树的枝影透过院墙打在地上,浮生若梦却又宛如眼前。

这是一部散文集,是作者继《蓝调城南》之后写下的又一部追忆老北京风物

人情的作品,又一缕追忆似水年华的况味。不同于《蓝调城南》以蓝调笔触抒写城南的会馆、故居、戏园、庙宇等旧时物事,《我们的老院》是一部描摹老北京人事更迭人心嬗变的“人”之长卷。肖复兴的北京,是温暖而鲜活、忧郁而迷离的,极少文人式的精巧的雕琢。在书中,他以不事雕琢的朴素之色,讲述着“我”童年时代的无忧时光与少年时代的阵痛与迷茫,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发生在老院里的快乐与忧伤。同时,更以“我”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将此处现实地理空间中数十位人物的生活故事,如织锦般来回补叙,从而使读者得以在这支微型的锦缎中,窥见一个时代普通北京市民的生存色调。

自1947年出生至1968年前往北大荒插队,“我”在这座老院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21年时光。少年人的心底最是纯粹、最少羁绊的,自然也最令人们在怀旧之时难以忘怀。“我”们可以在中秋节之前猴子似地爬上枣树疯玩疯闹,再遵守老人们留下的规矩,端着脸盆给各家客户平均分配“战利品”,即使对落魄之

人也毫不避讳,无需理会自家大人的世故心思(《三棵老枣树》);也曾为品尝一下无花果的滋味,夜半之时潜入隔壁老人们的屋里偷嘴,而不惧回到家中的一顿好打(《无花果》)。《我们的老院》中的旧时光总是温情脉脉的,带着几分对逝去烟云的回望与依恋。作者娓娓道来的老故事是人间烟火气十足的,那些发生在其间的悲欢离合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代际,如同你我父辈的往事一般可亲可敬。尽管这个时代物质匮乏,但人们始终恪守着中国最传统的为人信条与社会道德,愈是艰难愈能相濡以沫。“我”们则能在大人的羽翼庇护下,度过人生最纯真的一段时光。

如今,这段非常岁月里的其人其事已经了无痕迹,作者却要在被掩埋的历史中,打捞属于老院的一段集体记忆。一个人的悲欢也许很难引起普遍的共鸣,但当着一群人的命运连在一起,便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一种缩影,是任何人都无法删改的公共记忆。因此,作者用笔写下了这样一部特定年代普通国

人生存风貌的长卷,其一篇一篇的凡人列传铺陈开来,却比宏大叙事更能击中人们心底最柔软的记忆。本书虽为文学之笔,却可视作史家之言。

从《蓝调城南》到《我们的老院》,肖复兴用浅笔勾勒着一段段温情脉脉的流年往事,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寻找着一条回家的道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属于这座城市的心曲。(据人民网)

日报云阅读

这三座三进四合院,位于京城繁华的前门大街附近,曾是粤东会馆,后来成了平民居住的大杂院。院里的居民之间,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让我们跟随肖复兴,走进《我们的老院》,回首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回味一代人的心灵史。想读书,请扫二维码

短网址: <http://shouji.lyd.com.cn/n/812775>

